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5

图书馆组织 与管理

洪有丰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5

图书馆组织 与管理

洪有丰 著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8 月初版排印
(原书无标点符号,编者后加)

自序

箕土成丘陵，跬步致千里，高基于卑，远始于迤也。著述之事，古人不苟言之。孔氏之圣，赞易、删诗、修春秋，未尝自有撰述，至后世始有著作等身之名家。迄于今日，书籍汗牛充栋，著作家车载斗量，似滥于其事，无足轻重矣。而欧美之觐国者，谓其文化程度之高下，视其出版界之多寡，可知时异势迁。执拘墟之见，守往旧之训，无有当也。夫不轻著述者，为尊重学术耳。孰知视为神秘者，反晦其用，普及之效难期，发明之功有待，继长增高而以光大之者安在乎。是今之推广著述，与古之慎重著述，其于学术，时各有宜，亦殊途而同归也。图书馆于中国尚属幼稚时期，经有识者之提倡，其关系重要，群知之矣。然观吾国图书馆学之译著，尚寥若晨星，将何以为取则之资，而求事业之发达，效果之昭著，犹南辕而北辙也。编者未敢哓然自以为足以语此，然置身吾国图书馆界之一人，对于此专门之事业，亦负辅助诱进之相对义务。而任东南大学图书馆课程，讲授数次。亲友学者，均以吾国方

亟需要于图书馆之研究，忝愚以稿本付印。故忘其固陋，即允其请，而以灾诸梨枣，亦不过为兹学先致篲土跬步之劳。自卑迹言之耳，奚著述之足云。谨将付印因由，叙述崖略，弁诸简端，海内大雅，或不以率尔操觚哂之乎。

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安徽绩溪洪有丰自序于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

凡 例

一 本编命名为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者,列举组织与管理必要之方法,俾读者皆了然于图书馆之建设与运用。而图书馆之效果,得昭著普及于社会,则编者之望也。

一 本编权衡轻重为立言之标准,故篇目之分合,叙述之繁简,与他种译著本颇不同,读者详之。

一 中国图书馆庋藏,当以中籍为多。而晚近译自欧美,或采及东邻者,所述方法,未必尽适用于中籍。本编力矫舍本逐末之弊,于中籍处理方法,叙述尤详,期可有实际之应用也。

一 中籍之分类装订等问题,近研究图书馆者曾有新意见发表。编者不愿为极端之主张,于旧法亦不欲过为屏斥。以为此等问题,殊有参酌之余地,但凭理想所及,轻事更张,实事必多阻碍,故不敢苟同也。其详具载编中。

一 图书馆学在解决图书馆事业设施上之种种问题,与他种学术有各殊之点。故本编不欲多为空泛之理

论,武断之批评。而于关于图书馆学之实事,特广为搜集,以饷读者研究参考之资料,任其自行抉择。想为明达之所许乎。

一 本编文字但求明白显畅,易于了解。然芜杂重复之弊,在所不免,阅者谅之。

一 本编承朱家治、江彦雍、施廷镛诸君,为之参校,殊多匡纠。益友之惠,合附志焉。

一 编者学识寡陋,又羈于职务,仓卒编纂,舛谬殊多。倘荷方家,不吝珠玉,加以指正,尤为愉感。

目 次

自序

凡列

第一章	图书馆学之意义	(1)
第二章	图书馆与教育之关系	(3)
第三章	图书馆之沿革	(6)
第四章	图书馆之种类	(18)
第五章	创设与经费	(26)
第六章	建筑与设备	(32)
第七章	馆员与职务	(58)
第八章	参考部	(62)
第九章	选购	(71)
第十章	鉴别	(90)
第十一章	登录	(94)
第十二章	分类法	(103)
第十三章	编目法	(158)
第十四章	出纳法	(173)
第十五章	装订修补法	(179)
第十六章	目录学	(186)

第一章 图书馆学之意义

图也者,以目见之有形物,及想像之无形物,写而状之。故天地之形势,万物之名象,皆以图为之表现。书也者,以文字记载事物,故古今中外史迹学术,皆以书为之留传。然图也、书也,相辅而行。古人有谓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诚至言也。古之学者,左图右书,未尝有偏重。后世之学,鹜空虚,骋辞说,而图之用渐荒。典籍之纪,但闻有书。宋郑渔仲深慨言之,夫以郑康成之学,而凭文字以求,则娑尊诂为凤舞。至于凿背之牺既出,而王肃之义长矣。以孔颖达之学,而就文义以解。则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缅志之源远矣。此无他,盖无图也。现今学崇实际,地理博物等及其他科学之研究,尤未可偏废也。图书馆者,图书之府,即图书荟萃之所。曩公家称之曰某阁,如石渠阁、文津阁等。或曰某院,如崇文院等。而私家所称,大都曰某楼,如铁琴铜剑楼、传是楼等。或曰某堂、某斋、某庐,如万卷堂、持静斋、结一庐等。亦有名阁者,如

汲古阁等。表面既无图书二字之表显，亦未有以馆名者。迨戊戌政变，崇尚新学。日本名辞流入中华，始有是称。至宣统时，颁布图书馆制，而名始著。馆之义何居，馆，客舍也，有止宿授餐之义。图书馆以庋藏图书，供众阅览为职志。古人所谓寝馈其中者，揭称以馆。其旨斯显，揆诸逻辑，名实相符，此其名称之渊源也。但图书之功能既如上述，则图书馆所集，无异聚古今硕学鸿儒于一堂，天地万物形象于一室。吾人苟有所求，均可如愿以偿。然图书之在馆，犹五金之在矿，愈采愈深，则所得愈多，而贡献于社会国家也亦重。反之不自采取，不能发显其功效。故图书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广，若何改进。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方法。此种学术，是谓之图书馆学。

第二章 图书馆与教育之关系

欲明图书馆与教育之关系，首在明乎教育维何。教育要点，在增进个人之知能生长，当为学者所公认。然知能何为使其生长，胡居仁曰：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处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上得之最多，讲论上得之尤速，思处上得之最深，行事上得之最实。然此为分别言之，固各有不可偏废者。试挈其轻重而论之，则吾人知识，强半得之于书，而所资于书者尤为先务。虽有讲论思处行事所得之知识，若不读书，则见闻必狭，智虑必浅。况讲论思想两者，不能在虚无空洞之间。而行事之经验，无主宰判断之思考能力，所得亦至有限乎。胡氏以最多之功归之读书，诚有识者之言也。图书馆为图书之海，其于教育关系重要，综上所述已可概见，更列举其与教育各方面之关系以申明之。

一 使现受学校教育者得辅助其知能之生长

学生之知识得之于学，学之道匪惟徒恃教师之教也。

盖教者不过以其所得，为学者之指导，略示门径，俾自造诣。若囿于所教，不能参互旁证，深求义蕴，固无登峰造极之可期，则其所已学者，亦未必真有逢源自得之功效也。故学生之求学时当就所学，触类引申，精益求精，使疑者决之，狭者广之。而决之广之之法，端赖图书为参考。

二 使已受学校教育者得继续其知能之生长

凡人既受学校教育之后，若故步自封，保持所学，自谓已足，而不能温故知新，力求并进，学业固无向上之功，抑有荒废之虑。而尤以任教授之职务者为最要，盖教者为学者之导师，若于一种学术无精深之研究，则于咨询问难时，应付必多谬误。故阐理畅义，曲征例证，不可无参考之劳。况际兹学术日新，昔之所学或不适于今，而致陈腐之讥，尤不得不力求增进。增进之道，教材之源，厥惟图书矣。

三 使未曾肄业学校者得增进其知能之生长

未曾肄业学校者，有为绩学宿儒，则于所研究之国故及其他学术，当需图书以资参稽。至因年龄程度经济之限制，不获肄业学校者，更不得不谋增进学识之方，而图书馆可供给其需要可为其自修之所。固无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皆可享受其益。昔美国法兰克林·克罗克士幼年失学，赖图书馆以补习，卒成一代伟人，此显著之事实。故世人目图书馆为平民大学，良有以也。

由上言之，图书实具有使教育生生不已之功。而图书馆为图书之源泉，与教育之关系，更无待赘言。至于图书浩如渊海，寒士无力购备，而图书馆可以供给。社会消遣乏所，有堕落人格之危，而图书馆可以陶冶性情，养成高尚思想，尤其余事也。

第三章 图书馆之沿革

图书馆源于藏书。考诸载籍，周有藏史典简册，实已肇其端。秦季下令焚书，然所焚为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而非博士官所职者，特愚黔首计耳。萧何入咸阳，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是秦亦未尝无藏书也。汉兴除挟书之禁，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孝武世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校讎之。七略所奏，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烧无遗。光武中兴，笃好文雅。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明章继轨，亲临讲肆，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

焚荡，莫不泯尽焉。魏晋六朝虽代有鸠聚，然变乱相寻，旋积旋散。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至唐开元，藏书最盛。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唐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元宗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頌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卫。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周世

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焉。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直馆宴。又命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又以秘阁地隘，分内藏西库以广之。上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掌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更崇文总目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葺，至是为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两朝，至仁哲徽钦四朝，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

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日益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辽金北起，文献凋零，辽太宗取晋图籍、历象、石经而北去。兴宗时编纂史书，道宗时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诸儒臣校讎。金太祖以宋图书与大军北还。章宗诏求遗书，置宏文院，译写经书。泰和元年广搜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给其值之半。定秘书二人，为掌经籍之官。是辽金虽起自漠北，而入关以来，亦知搜求典籍，以文其化之陋也。胡元蹶起，奄有中夏。世祖改经籍所为宏文院，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括江南诸郡书板及临安秘书省书籍，诏取杭州等处书籍板刻至京师。文宗立艺林库，专一收贮书籍。逮有明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致南京。复诏求四方异书，设秘书监以掌之。永乐时，文渊阁藏书有缺略者，召礼部尚书郑锡，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且曰：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更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曰：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